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六十三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存標子建　宋徵璧尚木
杜甲春端成參閱

林次崖文集

疏　林希元

陳民便以答明詔疏　廣東鹽法

恭惟　陛下以上聖之資撫中興之運即位以來孜孜向學汲汲求治　陛下此心即帝堯存心于天下

加惠于窮民之心也，卽帝舜明四目，達四聰之心也，
治化之成，唐虞三代，雍熙泰和之盛，有何難哉，夫天
下之事，不便于民者亦多矣，但臣拘于職守，未暇泛
論，姑以臣之職守言之，臣之職守，鹽法也，屯田也，其
間利害興革之詳，固非臣旬月之間所能具悉，且以
最切近者言之，乞　勑該部詳擇可否，卽　賜施行，
不惟一方軍民幸獲蘇息，而軍需國計，亦未必無補
矣。鹽法，采二條，屯田一條，不采。

計開

一款無徵以蘇竈戶臣按廣東海北二鹽課提舉司鹽課共七萬二千四百七十六引零該銀三萬三千六十五兩有原額有徵者有原額無徵者洪武正統年間兩經猺寇蘇有與黃蕭養之亂竈丁消耗遺下鹽課無人辦納是謂無徵其見在竈戶遞年煎鹽辦納鹽課是謂有徵無徵竈丁二萬八千四百三丁共該鹽課二萬八千四百三引該銀一萬三千六十五兩有徵竈丁四萬四千三百五十八丁共該鹽課四萬四千三百五十八引二百六十一斤該銀二萬四

百四兩正德四年、廣東巡鹽御史解冕奏將見在有
徵鹽課寬減二分其先續逃亡無徵鹽課節行停徵
嘉靖元年、又蒙　皇上登極恩詔蠲免五分竈戶頗
獲蘇息、嘉靖三年、廣東鹽課提舉司、因兩廣都御史
督責、遂將正德十六年以來停徵逃亡鹽課、通行追
徵竈戶家富丁多者、可以支持、家貧丁少者、窘于賠
納、而因之逃竄竈丁又十去二三、臣惟有丁則辦鹽
丁既逃亡。而鹽課責辦于見在之丁。已非　國家大
體。本欲徵滿　國課。而見在竈丁。因之逃亡。國課益

以虧折。是未見其有益而反有損也。又迯時民戶蛋戶。見竈戶免差。皆求投入鹽司。今既差役不免。仍舊逃歸本籍。此項名鹽。亦在鹽司累及見在竈戶。前項鹽課追徵不完。以致提舉場官因之住俸。經年不得關支。而邊海無知鹽民。因追徵嚴急。驚惶而起打奪。問擬罪徒罪者。紛紛不絕。茲承明詔見 陛下大沛鴻恩。以濟兆人。凡不便事件。又令各衙門陳奏。臣今仰體 聖心。俯順民情。欲將廣東海北二鹽課提舉司原額竈丁。再行清查。如果先續逃亡。遺下鹽課。無

人辦納即與除豁免得貽累見在竈戶其見在竈戶若有新生續長鹽丁通行查出僉補原額人物在天地間彼衰則此盛廣東鹽丁雖兩經兵亂而有逃亡臣訪得見在竈戶人丁新生續長蓋亦不少若盡查出想亦足補原額縱或不敷亦無甚相遠矣其先年投入鹽司民戶蛋戶後來逃歸本籍者亦與清查除豁毋致貽累竈戶又按廣鹽課雖因竈丁之消耗原

廣中鹽利頗有微[illegible]王

額已損于舊邇來生齒漸繁食鹽漸廣各處所入軍

陽明討山寇亦奏迺三府鹽于江西以收其羨

餉銀兩已百十倍于初彼消此長蓋亦互相補也臣

又查得廣東海北二提舉司鹽冊自天順六年編造至今六十餘年不行改造竈丁在冊已故年久者未與開豁新生續長者未及收入竈丁按冊辦課竈戶或人丁百餘田業數頃名鹽只納三四引或人只一二家無宿粟鹽課反納四五引苦樂不均皆坐於冊籍不造而按冊徵鹽也臣愚欲將先年鹽冊重新改造竈丁已故年久者通行開除新生續長者逐一清查收入及竈田舊管新收開除與民間黃冊一般編造向後務要照依黃冊十年一次更造永為定規如

此則官府按籍督課竈戶照丁辦鹽不至于苦樂不均矣

一議徭役以登國課臣按竈戶優免襍差係累朝奏行事例成化年間因民間多有通同竈戶詭計田粮圖免差役奸弊及般實鹽戶多買民田全免科差府縣官遂將竈戶與民一般編差以致紛紛奏告屢經廵鹽御史等官各先後奏行竈戶一丁辦鹽准戶下二丁幇貼其餘僉補逃故鹽丁戶內田產并辦鹽一丁除民田一百畝不當差役其餘一體扣算當差

止令出錢顧役。不許編充民快、水馬站夫等差夫何

近來有司。不知事例、輙將竈丁竈田。一槩與民編當

差役。臣又查得廣東丁田、自編徭役之外、每人一丁、

出錢五百文、田一畝、出錢一十五文、十年一次、隨里

甲正役出辦供應、謂之均平錢竈丁竈田。原不辦此

錢近因民戶多買竈田。有司因令出均平錢遂并竈

丁竈田與民一般科派。竈丁均平錢之外、每歲又有

出海守哨之差。竈田每畝原科民粮三升二合。又科

鹽二斤八兩謂之鹽稅。納于鹽司。近因竈田賣入民

戶不肯復納鹽稅亦累見在竈戶夫竈丁每日辦鹽三斤四兩勞苦極矣今又與民槩編徭役出均平錢出海守哨是一丁而有四差若累下無徵鹽課不爲之豁是又有五差也竈田既畝科米三升二合又科鹽稅二斤八兩今又與民概編徭役出均平錢是一田而有四差若田賣而鹽稅不與之豁是亦有五差也鹽民何堪臣查得洪武二十三年廣東潮州府海陽縣小江場百夫長余必美奏稱本場竈戶專一辦鹽于內有田地者已經有司作數送納夏稅秋粮今

有司仍將竈戶編充里甲巡攔庫子等項鹽課難辦

欽奉　太祖高皇帝聖旨是准他既做鹽戶如何又

着它當差雜役欽此今竈戶一丁辦鹽准二丁幇貼

民田除一百畝不當差役亦因竈戶多買民田有碍

全免而爲此隨旹救弊之法已非　祖宗之舊矣而

而有司故違　累祖奏行事例輒將竈丁與民一體

編差果何謂哉今臣欲將僉事吳廷舉申明成化年

間議恤竈戶事例再行申明翻刊發各府州縣令其

遵守凡竈丁一丁准二丁幇貼餘丁僉補逃亡竈丁

除竈田不編差外，戶內田產毋辦鹽一丁，除民田一百畝，不當差役，其餘只令出錢僱役，不許編充民壯水馬站夫等差，其竈丁均平錢及出海守哨差役，亦准前例優免，竈田均平錢查洪武年間原額優免戶內，若有續買民田，亦准前例，除一百畝准其贍竈，餘田方令與民一體出辦均平錢，若有司再行編差科擾，以致竈戶告言者，以違制論，

應詔陳言兵政疏　兵政

臣聞兵戎有國之大事，國之存亡係焉，不可不講也，

國初設立一百二十衛置于兩京三百七十衛列于
州縣所以捍衛生民藩屏　王國也承平日久兵政
廢弛今衛所官軍逃亡者三分之二存在者又孱弱
不堪用地方有事則募民間驍勇以爲用邇年劉賊
礦賊生發橫行中土搏殺官軍如同雞兎卒收功于
邊兵與淮海之鹽徒則今日兵之不可用也不亦彰
彰矣乎夫衛所之兵聽其逃亡竭民膏血以養無用
之兵又僱兵以爲用則今日兵政之壞何如也且兵
非素養則不可得其死力臨時僱募未免緩不及事

又小寇或可支持忽遇大衆難矣況召外兵以靖內寇豈不啓戎心而貽後患梟雄之士在艸莽天下有變將起而舉大事矣其肯受吾僱募乎是皆隨時苟且支持目前之計非能爲 國家深長思也孔子曰易窮則變變則通 本朝以兵得天下其兵壞乃至于此非窮而當變通之時乎然自古無不敝之法況兵凶器其易敝也爲尤甚救偏補弊自古所難況兵政之弊其難補救也爲尤甚如唐府兵古今稱爲良法然僅再世而已壞宰相如張說不能救但爲一切苟

月之法而反以基亂宋之禁兵當時自謂得法然卒以繁費困天下宰臣如韓琦輩不能救王安石之變法而亦以基亂兵之易壞而救之難也如此在今日亦豈易言哉雖然兵之難而輕變之固足以基唐宋之亂兵之難而不變之亦豈今日長久之道哉臣聞致弊必有其端今之逃亡也有三患其難用也有四弛貧困也侵漁也遠戍也此三患也不揀閱也失教訓也用不常也令不嚴也此四弛也何謂三患一軍數口而仰斗食之撥出廩虧減十去二三他無營運

俯仰何資。是曰貧困之患。將率貪暴。橫肆誅求。稱貸准折。不能自立。是曰侵漁之患。遐方遣戍。風土不安。骨肉分離。心神飛越。遄遄未至而先思遁。是曰遠戍之患。何謂四弛。父故子繼。不復揀選。疲癃短少。悉入戍行。是曰揀選之弛。武場金鼓。虛應故事。兵甲不閑他技。自食。是曰教訓之弛。承平既久。士不知兵。遇有征勦。官府輒募民兵以避殺傷之罪。養兵僅如驕子。是曰試用之弛。力戰無賞。退怯無誅。紀律不明。人心懈玩。是曰法令之弛。知三患。達四弛。始可與論兵矣。

（此一非必爲四弛之本）

按宋初制兵法亦非良唐兵雖善然其弊也在于役繁而地遠其失策也在于府兵不復而張說苟且之法行今兵法不修而隨時苟且以備用何以異于唐哉是故 祖宗之法不可以遂廢衛所之兵不可以不修也然欲修之惟在補其逃亡汰其老弱而其法則去三患振四弛如斯而已其事則有未易言者按宋人之兵二十入籍六十歸田然踰額招募人猶畏選今法父故子繼人豈樂從聞國初籍民為兵有斷指殘目以避其役者今欲籍民以填缺額豈不驚擾

臣愚謂莫若將在營訓練民兵。取補闕額。不足則募閒民。或餘丁以足之。亦不必盡勾原額。皆許其六十歸田。不許拘其子孫。願充者聽。又厚賞賜以致之。則

誠如此法即練民兵亦可何必復做軍衛之耆

民當有順者。定立選格。略倣太公之選騎士。宋祖之定兵樣。必身材幾尺。挽强弩幾石。負甲幾斤。又令兩兩相射。馳驅相擊。其不避者。始為中格。逃亡之兵。必入格。方許充補。見在之兵。必入格方許存留。削退之兵。別選餘丁或閒民以代之。其籍存而不去。代軍既退。 就正戶選補。不中則別選。如前法。邊戍在外而

原籍有丁者。令所在官司查收近衛。其操法亦如前法。月粮之外。時加賞賜。如宋人時支銀鞋薪水之類。務令俯仰有賴。不至困乏。而又月粮嚴虧減之科。將率重掊克之罰。教訓之法。必多選武職。或良家子之精于武藝者爲師。教以騎射戰陣之法。而因以將伍教不過十人。待能精熟。方許更易。教之務令周遍。略如兵法所謂十人學戰。教成合之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合之千人者。教既有成。然後操練如常。遇有征勦。悉驅戎行。若互有殺傷。查照正德年間事例。不科主

將之罪其臨陣退縮及在逃者以軍法從事若是則三患去四弛振在伍皆精壯之兵然而猶有逃亡及羸弱不堪用者未之有也

應詔陳言將才疏　將才

臣惟我　朝以武功定天下故武臣子孫咸得世襲蓋不忘其功亦漢人帶礪山河之意也其待之可謂厚矣惟此法不行故軍政多冗濫不堪且承襲之際必比試中式然後與官初試不中減半俸再試不中降從軍其與之也蓋亦甚難而不苟矣夫何承平既久法弛弊滋具文考試假手他人

本兵之官。不復嚴察。沿襲既久。因而成風。遂使官居將率。不能操戈手握兵戎。不能撫馭兵政。于是大壞矣。今天下武職。僅如木偶人。充布有位。民間雖有斬將搴旗之才。欲進無階。武職平居。既不能訓練軍士。但害掊克。疆場有事。則束手飛神。官府不免召民間義勇以靖之。義勇靖亂。有功而官府不之錄。武職不必有功。或以虛名被薦。或以善求得遷。輒登大位。是何輕重若此。其失均也。毋亦念其先世之功。白衣不得與同歟。然自臣觀之。此亦當今一大弊。殆非帝王

所以懲勸功罪收拾英雄之術也何也頒祿本以食功建功本以立事　國家雖優武臣而官猶不輕與者欲其報父祖之功以備　國家之用也今弛　祖宗之法行姑息之政使膏粱之子偃然人上兵政因之大壞若又縱之而不爲之繩簡則彼以官爵爲彼家故物　朝廷莫之能奪益肆而莫之戒緩急不可得力　國家將何所賴故僨事而誤國者此也陷陣擊柱屠狗揣塚之豪常出于民間彼其好逞喜殺之志譬之猛虎久不搏噬則咆哮磨牙以洩其毒今兵

事歸之世將而彼無所用其好逞喜殺之志不可畏乎承平無事或俛首於吾樊籠卒然有變有不咆哮犇躍而去者哉今民間盜起輒不可制如邇時劉六劉七及閩廣累年之寇何莫非此徒也若不預爲之計切恐積而之久磨牙以洩其毒者安保其必無哉故泛駕而啓釁者此也故臣愚見今天下武職欲遵祖法以裁之民間雄傑欲開一途以通之武職承襲令府部嚴加辯驗以試令科道嚴行監察如或不中查照舊例減俸降革不得姑息若倩人代試即揭其

黃若犯姦盜失機等重情則揭黃革爵民間雄傑可立于長百長職名以處之俾掌州縣民兵追捕盜賊

近來武弁試用亦不拘以軍職矣

若能立功照依武職敘遷若積劾數多亦不限其所至若有韓彭奇才則不次擢用若有戡亂大功亦許承襲武職施裁抑之法不惟黜不肖崇賢能以備國家之用且以開白衣登進之門白衣有進身之階不惟備　國家之用且可以塞禍亂之源豈非制治保邦之道哉或曰武職裁抑則有失爵不敘之患民間雄傑已收之于武舉而此不亦贅乎臣曰夫所謂

軍功亦有數等。如　太祖　太宗起事之初。且未敢輕議。此外若一累功而得之。亦有間矣。且　國朝元功子孫。今或以散官帶俸。亦有流落民間者。不過陛下興滅繼絕。亦終焉而已。今衛所之官。豈有如誠意伯諸臣者乎。是其功固未足以垂遠。況既承襲數世。　朝廷報之亦已至矣。若其子孫能自奮。猶當許復故物。固未可遽絕之也。若今之武舉於文舉。蓋亦不甚相遠。均之以言取人而未嘗試。孰若取人以功而有可據之實乎。且武藝或長。而文不能自見者。亦

何從得之也、故愚臣之法、似若可用、　明主洞觀萬化之源、當必有取于蕘言矣、

應詔陳言邊患疏　邊患

臣按夷狄之為中國患、其來久矣、自古英君誼辟、謀臣勇將、罔不疲志經畫、然未有得上策者、誠哉難也、以漢言之、鴈門雲中以備北狄、隴西諸郡以備羌巴蜀以備西南夷、遼東諸郡以備朝鮮、會稽諸郡以備南越、其為邊患、固廣也、自是厥後、唐則北備突厥、西備吐蕃、宋則北備契丹、西備寧夏、惟二邊之患為最

著而東南之患則稀少矣及至　本朝北則達賊西則回賊常為二邊之患南則兩廣猺獞不見帖戈

朝廷於是三方營畫經界置封開宿重兵以鎮之固國家長久之計也然歷昔既久人心怠玩兵政漸弛近日之兵備已不如曩昔而各邊玩弛之患則有可慮臣請為　陛下陳焉以北邊言之宣府大同二鎮之兵本以備胡也今達馬皆出沒于邊境束手不能

世廟時邊兵屢有變于今北虜則少矣

禦而反賊撫臣縛主帥以為　國家患　國家亦不暇胡虜之患而反粮餉不繼致兵變為患此何理也

推原其故蓋繇內兵削弱不足以制之故敢狂悖至此耳夫昔之立國者必使內兵足以制外外兵足以制內內外相制然後可以久安而無患漢丞相司隸之予悉出戍邊唐關中府兵居天下之半宋以禁兵戍諸州皆此意也本朝一百二十衛置于兩京三百七十衛列于府州縣即漢唐宋之意也而兵乃削弱何耶兵多不精猶無兵耳正德年間劉六劉七之亂驅京兵如羣羊不得已乃召邊兵以靖之劉賊甫靖而邊兵之禍始于此矣彼見京兵如是削弱也則强

跋扈之心生戕撫臣縛邊將而無所憚　朝廷亦莫如之何姑息不問縱是彼志益驕邊兵之患遂根固而不可解矣昔當造變之初尚書胡瓚往治之使經理有方豈不足以消逆謀而靖大亂夫何斗筲庸材至再生變遺患至今其人乃漏網以去可恨也臣聞今之邊兵主帥畧不能管攝撫臣輒阿徇其意不敢出一聲彼猶心常蓄叛一朝使至輒露刃以待使者恒因之喪膽此與唐之藩鎮何以異也邊兵如此亦幸胡運適衰　國家得享太平之福耳萬一胡虜

陸梁。侵軼邊疆。誰能制其死命。使之犯鋒鏑以禦乎。而本兵之臣。亦未聞有以爲憂者。豈禦之真無策歟。抑未得其人耶。聞邊兵之驕恴起。于內兵之削弱。內兵若强則邊兵不敢亂矣。今惟修內兵則邊兵之驕可坐而消也。譬之人身有疾。用藥則驅之。否則但理其元氣。固其根本。久之而其疾自除矣。今京師十二

揀練京兵自是根本之計不專

團營之兵。有缺則補。時時操練。衣粮不缺。何嘗無兵

爲彈制邊兵也

也。然市井無賴。苟取充數。揀選之法未精也。武塲金鼓。祗應故事。教訓之法不實也。戰陣不經聞賊膽寒

常試之技不熟也如是則兵安得而强與安得鎮壓邊兵使有佈心與臣愚謂宜用臣揀選之法以揀京兵用臣教訓之法以敎京兵揀選既精敎訓既熟然後用唐人更戍之法團營之兵分爲三番遣戍宣大使習見胡虜經嘗戰陣暇則耕種率三歲而更京兵既出取州縣之兵以補其缺皆使分番出入如此則内兵精矣内兵既精邊兵必聞風而怯不敢狂悖戍兵之患宜莫有過于此者屯田之法又當與之並行也管勾踐以區區之越收拾於破敗之餘生聚敎訓

欲練京兵非分番出入不可紛紛之言謂京兵不可戍邊者不知蕃邊之勢者也

猶足以强越而滅吳況國家全盛之昔乎以西邊言之甘肅三州等衛即漢所開斷匈奴右臂之地也我太宗皇帝又設哈密圖蒙古赤斤罕東等衛以爲甘肅藩蔽爲謀何深遠也夫何胡元之餘灰不熸脫脫之國嗣不繼哈密之封遂折入于吐魯番而甘肅之藩籬失矣弘治年間尚書許進蓋嘗復之豈不足以推亡固存奈何尚書金獻民猥鼠小夫謬膺重寄欺君誤國遂使哈密之地不可復收祖宗千百年之貽謀隳于一旦豈不重可恨與而其人乃僅

得輕典可怪也又聞吐魯番自通貢之後每一入貢輒留數十人于甘肅今積至二千餘人矣此其志欲何爲也彼嘗謂瓜沙二處係彼祖宗故地有謀據之志此舉可知也不及今遣之待數十年後人馬益衆則甘肅危矣如此則不惟哈密之失將并甘肅而失之也夫甘肅開于漢武千餘年矣若至我 朝而失之豈非千古之羞哉豈惟千古貽羞三泰之民必無貼席之日也而封疆之臣亦未聞以爲憂何與夫哈密之可復與否論之者多矣以臣愚見天之所廢誰

能興之哈密之不可復天也罕東赤斤二衛獨不可培植與罕東赤斤之勢或单弱也野乜克力小列禿諸戎獨不可聯結與誠驅逐吐番分哈密之地與二衛皆封爲王給以金印使連兵以守聯結諸戎以爲之援則哈密雖失而不失甘肅之藩籬已撤而復樹矣然舉事以食爲先今 國家財用不裕各處邊備缺之加之甘肅連歲不登斗米銀二錢此時而欲舉事難矣原甘肅所以歲不登者緣其地四鄰羌胡邇來邊備廢弛戎馬時擾不得耕收又黑河之水陷而

能自樹者立之

不必復拘元裔此最得收復哈密之策

低下。不能上灌田畝。所以致此。雖天時地利。亦人事有未修也。若依臣之計。先飭兵備而修屯田之政。又覓兩淮鹽商。使得厚利。樂輸粟于彼。則軍輸有餘裕。而吟窖之事可舉矣。以南邊言之。兩廣交界之處。深山長林。上通荊楚。廣袤幾千里。猺獞生于其間。以射獵為生。刼掠為業。邊民常受其害。　國家置重鎮于蒼梧。似足為生民之衞也。然嶺西諸猺。時或稍靖。府江之猺。何嘗息毒。成化間都御史韓雍。嘗征斷藤峽猺夷屏息者十餘年。今則悉無忌憚矣。引弩臨江。掠

取舟擄。三司逛還。曾不少讓。官府無如之何。姑因而吹之。每舟所過。領與魚鹽。定立約束。求免剽掠。雖繡斧所經。亦攜鹽自備。是得爲紀綱乎。官府所以重于

如是則法紀蕩然矣

攻討者。蓋林菁茂密。巖谷阻深。蠢屯鳥散。莫可踪跡。騎不得進。兵無所施。所以隱忍而就拙策也。如臣愚見。理亂民如理亂絲。理亂絲必求其緒。理亂民必求其首。絲得其緒則分。民得其首則順。况攻人必因其所短。誘人必因其所利。因其所利。因其所短而求之則困。因其所利而誘之則從。困于彼則從于此。必然之理也。今

夫獞猺之所缺者魚鹽也無魚鹽一日不可得而食

何不閉其所恃而制之

也此其所短也其所以出掠者以是官府所以啖之
亦以是也如臣之計閉府江之路使舟楫不行須荆
楚兩廣之兵于四面而絕其魚鹽之路不待一年人
皆困憊然後開歸順之門令其頭目各率衆來歸
朝廷賜其頭目以官爵俾知輯其衆賜其衆以魚鹽
又爲開互市令商人運魚鹽于彼與之交易又選諸
頭目中最爲衆所服者授之高官以總撫之彼其頭
目利吾之官爵其衆利吾之魚鹽必欣然而定釋戈

而至矣從而伐林木開道路立宮室教樹藝漸理以約束如各處長官司之例必不煩吾兵可坐而定矣是謂困于彼必從于此得其首則從也萬一未順而至用兵則彼困敝之餘豈能與一戰乎終歸于效順耳如臣之策雖不中不遠也又近日兩廣撫臣輒召土兵以殺內寇非策之得也夫召土兵以殺內寇猶召邊兵以殺劉賊也豈不生侮啓覦今日之邊兵前日之思田皆其驗也任事者亦徒爲巳目前之計不爲 國家深長思爾今宜以此爲戒非大征不得常

召。但專精內兵。以禦內侮。則近患消。而遠患亦不作矣。夫此三邊。今人皆以爲難。莫之敢深指。臣獨謂可爲者。天下無不可能之事。特未得其人耳。昔諸葛用蕞爾之蜀。猶足以鼎立。而抗强大之吳魏。況 國家全盛之業。又何三邊之患也。臣嘗披 祖宗地圖。往來廉欽之墟。詢訪安南山川土俗故事。此次崖生平之素志未嘗不恨三楊之失策。而知交阯之可復。然今以三邊之近患而未能除。又何敢言交阯也。 陛下誠用臣言。料理三邊。豈特邊患可除。將見交阯亦可圖也。

應詔陳言屯田疏　屯田

臣按屯田之法。始于漢氏。盖取空閒之地。課人以耕。而因以戰守。於以足粮餉而省轉輸。養兵實塞之要。足國安民之計。莫先于是。三代既降。兵不出農。猶可以兼農而省坐食之費者。屯田之法是也。然古今之用。其途有二。因兵興而屯田者。若充國之金城。孔明之渭下。棗祗之許下是也。此屯田之本意也。有不因兵而屯田者。若東晉之僑流人屯田于江西。後魏籍州郡戶十之一以為屯田是也。則無謂矣。我　朝屯

田又異于是我　太祖旣籍民爲兵衛所遍天下爲養兵之費太廣也乃引兵出野屯種有二八三七四此言屯操之分數也六之等軍人受田京衛猶可其在諸州或二十畝或三十畝隨地腴瘠多寡不同然皆歲輸正粮十二石餘粮如之正粮輸之屯所以給本軍月粮餘粮輸之衛所以給守城軍士一軍出種則省二人之食四百軍出種則省八百人之食此其爲謀可謂周且密爲法可謂簡且易矣然行之未久而大壞軍士逃亡且盜田土遺失過半其故何也科稅太重又撥田之初

不問腴瘠窪亢虛實隔涉但欲足數牽紐補搭配抑軍人而使之耕加之軍士多游惰督耕無良將此其法所以速壞也今夫受田一畝稅五升二十畝而稅一石加以餘差亦不出二石然猶多逋負軍人受田

軍士逃亡由於輸納太重此弊前人論之未詳

如廣東二十畝乃使輸二十四石之稅其能堪乎況有腴瘠窪亢虛實隔涉諸弊則軍士安得不逃亡也軍既逃亡則田或為豪民之所隱或為官旗之所據田土安得而不失田土既失則稅糧安得而全徵屯田之壞其故如此後來深知其弊乃正粮不徵聽本

軍自食餘粮復與減半軍士或頗蘇息然其法已壞不可復收矣况以二十畝之田而輸六石之稅比之民田終然過重故有以一分而輸二石者有五分而輸十石者法亦隨時更變卒不能守其舊也夫軍亡田失官府但責稅于衞所見在之官旗見在之官旗不得已乃派之同營之軍舍官旗軍舍有白手而輸稅者自夫軍亡田在而頂種朋種佃種之名立豪强官舍有虛名冒頂一人而兼數分二十分負租稅以覬幸免於官者又有軍戶尚存田爲官旗占據或沙

水坍壓情弊多端。若夫腴瘠淹亢虛實隱涉諸弊。又不在此數也。屯田之弊。大率如此。弘治年間。雖嘗遣官查理。何嘗得其要領乎。見行條例。嘉靖詔書。雖有強占多占之禁。奸雄曾有所憚乎。朝廷雖遣憲臣督理其事。何嘗加之意乎。或曰。如子之言。則屯田之弊終不可清與。臣曰何不可清。在得人耳。苟得其人。則志識俱到。操縱不偏。又何不可清也。夫屯田之失可究者必當究其不可究者且當已之也。屯田之失者。或不可究。屯田之未失者。不可不理也。可究而不

究者情。不可究而究者固，可理而不理者弊，弘治年間，福建清查，不量可否，但欲勾額，乃至一分之田，折爲二三以塞責。卒至徵租不起。幾成激變，巡按御史毀其籍。此失之固也。若今各處管屯官。則失之情與弊耳。或曰，然則今屯田之法可復乎。臣曰，法尚通變。必因其時。時變可通。何必舊也。今衞所之兵，逃亡過半。守城且不足。況可復屯種乎。古者屯田固以兵哨（止欲開墾不論軍民皆勾消之撲）亦有以民者。若韓重華之屯振武是也。屯田之設。本在足食。粮苟不虧。斯已矣。何必軍乎。今或營丁頂種

朋種或民佃種皆不必易也但清其弊斯已矣是故軍亡既失之田可究者究不可究者姑已之而除其稅可也軍亡未失之田聽軍頂種朋種或民佃種俱依成元之詔一人一分或二分不許多占可也軍在侵占之田則依條例追究不以累屯丁可也涉水坍壓之田腴瘠窪亢虛實隔涉諸弊則與審實有荒田處則撥補否則與減稅或除稅可也然今之屯田有在天下諸州者有在西北諸邊者緩急難易亦各不同諸州之屯田猶可緩沿邊之屯田不可緩諸州之

屯田修之也易沿邊之屯田修之也難何謂有緩急諸州屯田本爲省兵費而設今兵旣逃亡費亦不廣民間賦稅亦足以供之不至上厪 九重之憂損 國家之府庫所以猶可緩也沿邊屯田本爲邊備而設今備邊之兵無一日可缺各處輸邊之粮旣不至而屯粮猶失 朝廷輒歲出戶部數十萬銀以足之一有不至則軍士磨刃以挺前日之戕撫臣縛主帥皆以是也且戶部之粮有限又農穀不登倘遇緩急將從何糴買此所以不可緩也何謂有難易州縣屯

田弊病雖多。然無掣肘不可行者苟得人以理之。則其弊清矣。此所以易也。緣邊屯田則有掣肘不可行者。雖得其人。未易舉乎。此所以難也。何謂掣肘不可行。

論邊屯之弊最為詳到

國初兵威遠振。備警甚密。胡馬不敢近邊。故屯田可行。今邊備廢弛。胡馬時出沒于邊境。禾黍未登場。而踐蹂隨之矣。其可耕乎。國初威令素行。軍士無敢逆命。可使耕種。今威令既失。非邊之兵。拱手仰給于太倉。如索負然。一有不至則出惡言。官府愴惶以應之。惟恐一後而變。尚可使之耕乎。各處軍士所

雖荒曠附近之民猶可召種沿邊之民稀少非若州縣可召種也將使誰耕乎故曰掣肘不可行者此也然則終不可行與臣曰天下何嘗有不可爲之事但當費心與力耳夫欲修備邊之屯田當先飭治邊之兵備兵備旣飭然後立室廬以居耕人立堡壘以爲捍蔽所耕之田可畧倣經界法建阡陌浚溝洫而外築長隄樹雜木以閑之使胡馬不得馳驅當耕耘收穫之時可用唐人之法常以兵護之則屯田之政可施矣耕種之人可倣漢鼂錯唐李絳法發京師及近

遞各處徒流充軍罪人。免其工役納贖。及民之願田者。皆復其家。不足則出京軍以充之。每人與田五十畝。無牛種田器者。官爲具。又畧從唐人之法選民之善農者爲田正田副。俾掌其事。待有成效。則與以官。科稅之法。亦不必緣舊。初畊之年且不徵稅。三年後可也。宋人用助法。公田以處之。如一夫受田五十畝則以十畝爲公田。四十畝爲私田。使并力以助畊公田。不復稅其私田。則人有趨利之心而樂耕種矣。俟事有成效。歲有收穫。徒流罪人役滿願留者聽。不留

者則遣罪人或募人以補之。遊軍願田者亦聽。如此將見不惟足粮餉而省轉輸　兵之患亦可漸消除矣。何也。田既有獲。邊兵必有聽募而願耕種。兵願畊種。必有所顧惜而不敢為亂。且耕種之民雜處其間亦可為密策使與相制而不能為亂。故曰可以消邊兵之患者此也。然臣之所陳者亦大畧耳。其間規制曲折之詳。又在乎臨時經理。非臣筆舌所能盡也。雖然有治人無治法。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有魏相主之于內。趙充國經之于外。無忠金城之屯田不可舉。有

李絳主之于內韓重華經之于外何患振武之屯田不可集是故其要在于得人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六十四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夏允彝瑗公　宋徵璧上木　選輯
　　　　　杜甲春端成參閱

林次崖集

疏　　林希元

獻愚計以制邊軍以禦强胡疏　選練民兵

是時次崖爲京卿以軍亂事建議討之又上處置之宜

昨者大同軍士復叛都御史某幾被戕殺仗　國家威靈即時撫定臣伏而思之此目前救急之計非

國家長久之道也夫邊軍之作叛也必有以致之其亂之相襲而不已也必有以釀之今欲誅叛已亂不可不求其法以處之臣請詳之願　陛下垂聽焉古者良將之馭兵也不以已貴而驕人不以獨見而違衆甘辛苦樂與士卒共之使士感其恩而莫不愛或有過失而刑罰加焉使士畏其威而罔不服故曰視卒如嬰兒故可使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又曰十卒而殺其三者威震于敵國十卒而殺其一者威振于三軍夫士卒願死而可殺豈有殺辱

撫臣之事哉。惟夫爲將帥撫臣。驕貴自高。其視士卒。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恩不見于平時。一日欲施之以威則士卒不服。羣呼而起敢于殺辱而不畏。蓋亦平日之憤有待而發焉爾。寧復知有顧忌哉。如此則將帥之過也。豈專在士卒哉。故曰必有以致之者此也。禍亂既發之後。若別其善惡。分其首從辨其脅從釋其無辜。據法窮討。不少假借。庶可以懲一戒百。怵邪心而息禍亂。夫何廟堂諸臣。不思遠計。只顧目前。惟事姑息。以致各軍狂卒。無畏愈驕。前後相襲。而亂

不已。都御史許銘張文錦呂經，總兵桂勇李瑾，相繼殺辱遼東之軍再變，都御史劉瑋總兵馬永，幾于不免，前歲都御史翟鵬，引軍欲入大同而不納，今都御史某，又幾被殺，禍亂相踵，是誰使之然哉，盍求其故乎，大同之變，　朝廷決意征討是矣，然當殺主將者，未必闔城之人，城外居民曾有何罪，當既不分善惡首從，又舉關南居民二千家而盡殺之，遂使闔城居民有罪無罪，盡力死守，以抗王師，以自救命是誰之過與，及易總制大臣，當是之時，煤炭道絕，城

中久困人如累卵投生無門使代之者能嚴叛黨之誅辨脅從之徒開投生之路將見變自彼生兵不血刃不旬日閒罪人斯得邊軍震栗禍亂永永不作矣而乃不然使馬昇楊林得爲變計首惡之人仍從末減叛軍託無所畏是以有遼左之變又誰之過與遼左之變蓋見 朝廷之兵威不振于大同故肆肰而無忌憚執辱都御史而不顧使當是之旹內外臣工此旹亦獨時忌皆如臣甲曰當討乙亦曰當討愼選賢能而任之豈不能收功桑榆梟狂賊之首而寒邊軍之膽夫何本

兵大臣既事姑息　朝廷風紀之官又從而贊之以致狂卒生心亂再作而禍變愈甚及夫勘事之官不敢往本兵計無所出始謀封疆之臣為掩襲之計首惡雖得一二名義不正卒無以折服叛軍之心故邊軍之驕氣未降禍亂相踵至今未已反本窮源又非遼東之姑息為之與故曰必有以釀之者此也邊軍之患既相踵而未已不及今處之臣恐　朝廷難為朝廷將帥難為將帥其禍將有不可言者臣請陳處之之策今各邊之兵大同為最悍欲處之當以大同

爲先前事既往。欲追論之。則彼有辭。亦覺費事。國之
當自今日始。計大同之軍。不下六萬。歲費　國家錢
穀不知幾千萬。臣聞近年以來。潛與胡騎交通。不相
爲害。胡馬犯邊。其害在民。彼不相救。前年引胡虜以
拒官軍。往事可驗也。况既蔑視將帥撫臣。生殺在其
手。其誰能驅之入水火冒白刃以殺胡虜乎。要之不
足爲吾倚仗。今欲去之則未能。惟當別設法以陰制
之。然後從而圖之耳。昔管仲相齊。作內政以寄軍令。
欲挾諸侯而霸天下也。今臣作義兵。以助軍政。欲內

折驕兵而外却强虜也。按李唐之時。澤潞留後李抱眞籍戶丁三選其一。農隙則分曹角射。歲終都試以示賞罰。三年皆善射。舉部內得勁卒二萬。遂雄視山東。時稱昭義步卒。爲諸道最。宋眞宗時。曹瑋言邊民應募爲弓弩手者。請給以閒田。仁宗時籍兩河强壯。揀爲義勇。盡鈔民丁。增廣其數。令守臣分領。以時閱習。寇至則翔集赴援。罷籍蘇軾欲團結民間弓箭社約束爲兵。本朝大學士丘濬。欲倣漢唐宋之法。于京畿之內。設立四輔。以宣府爲北輔。俾守國之北門。以

永平爲東輔俾守松亭一帶關隘以易州爲西輔。俾守紫荆一帶關隘。以臨清爲南輔坐鎭閘河。而捴扼河南山東之衝。又欲將順天保定眞定河間永平五府八十九縣見在之丁爲兵將原設里社制爲隊伍。領于有司遣都督一員臨督之使衛京師此皆于常制之外爲臨時救偏補弊之法也臣歷考諸法唐之昭義宋之義兵之里社。皆籍人戶爲兵。本朝既設衛所以衛州縣各州縣又有民兵之設。今又籍民爲兵。未免重複其法似難行。惟曹瑋麗蘇之法可用。近年

以來軍伍廢弛。兩廣福建兵戈之地。防守征勦之兵。皆募民間驍勇為之。今外而沿邊。內而畿輔。不無馳馬試劒椎埋屠狗之徒。樂于應募。如曹璘之弓弩手。福建泉漳之兵。素習戰鬭。如所謂弓箭社者。未必無之。若以馬隆之法。募選其堪用者為兵。寵以眀義義勇之名。就丘濬所定四輔之地。建立營衛。其兵以二萬為率。編為隊伍。選民間素有勇畧者為頭目以領之。教訓操練。皆如官軍。統于都指揮使司。俾巡撫都御史總制之。兵數不足。分州縣民兵以足之。募養之、

數倒視邊軍依廣東之法或追州縣民兵月粮或用兩浙兩淮鹽課以充之又用丘濬之法省兩直隸河南山東上班防秋之兵以其月粮給軍餉（省勞費實根本無過于此）如此則四輔之兵皆𫎆徤出衆武藝軼格之士可比山東之昭義兩河之義勇其視邊軍之强弱相半不時叛亂者相去遠矣四輔之兵既强則邊軍之驕氣自奪一有跳梁則吾有以制之而不敢動然後為潛消默奪之計更調別衙門可也罷使歸農可也取粮餉以給四輔之兵則官府之雇募可省也移輔兵以補調軍之

欽則大同之軍伍可實也胡虜聞風亦不敢長驅南下來則有以禦之前日之如蹈荒原無有也如此則不但內制邊軍又可外禦強虜爲今之計莫有先于此者誠不可忽而不講所謂當求其法以處之者此也臣誠愚昧不知　國家深謀遠計然　皇恩未報一得之見義不容默故敢以獻願　聖明採擇焉

遼東兵變疏　處遼東兵變

次崖既以大同軍變建議與大臣不合至是又力爭當時竟得罪左官欽州

臣聞人臣有出力以定邦國之是而不係乎疏與戚犯忌諱以決天下之大計而不顧乎利與害　明主

所當虛納深晉，不可以泛然視者，臣希元是也。臣所謂國是大計，今日遼東之變是巳。夫遼東之變，蓋自大同了事之日。臣巳知其有今矣，豈特遼東，沿邊諸鎮以及天下。皆將爲遼東也。何也，大同犯卒。敢行稱亂。朝廷合三鎮之兵攻之。半年不能克。而卒苟且了事。雖得首惡數十人。然惡如馬昇楊林者卒莫如何，反仗其力以了事。諸鎮奸雄，必謂朝廷果無能爲。輕侮之心起于此矣。一有觸發，則奮攘而起，事勢固然。今之遼東是也。不然，都御史或有不當，亦是常

事五十畝官田殊無大故何至縛執窘辱犯順干紀之若是豈非侮　朝廷乎遼東之難未已廣寧之變繼起而益甚焉鬪呂經被辱無所不至皆非人力所可受要不如一死之爲快呂經何足惜所可惜者朝廷耳鬪兵部差官亦被囚縶逆其狂悖雖大同未有如是之甚者臣意本兵大臣宜與　國同憂爲國討賊使姦謀以折禍亂不生然後爲忠于人國也如今所處宛轉支吾終屬姑息叛卒之志不殺而益驕　朝廷威令不振而益削臺諫交章而若罔聞邊

聲日急而不以入告。臣不知何說也。臣揣其意、不過

苟且彌縫、圖目前之安耳。夫圖目前之安、而忽　社

稷之至計、貽將來之大患、此不忠之大何也、天下之

都御史一也。此而可辱、孰不可辱。天下之軍一也。此

而可叛、孰不可叛。且遼東之作變、以查撥官田也、而

北方法之所當問非都御史之激變故其罪尤不可赦也○○○○○

出于都指揮之呈請、必是法所當問也、在各邊諸軍

事、豈無當問如遼東者乎。亦將作變乎。其勢將使天

下官田、聽其屯占、天下諸軍、聽其不法、皆無人敢問

朝廷法令不行于諸軍。都御史擁虛器于上。而亦不

必敗矣。國家體統，天下事勢，不知將何如。故曰國目前之安，忽社稷之至計，貽將來之大患者此也。今之所以重于舉事者，亦有懲于大同之役。謂叛卒終不可克耳。此大非也。夫大同之事，非叛卒終不可克，乃制帥之誤陛下也。何也。攻城下策，兵家謂之不得已。故古之善攻者，必運智出奇，使敵不知其所守。然後可以得志。故兵法曰，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又曰，伐人之國而不攻，取人之國而不毀。昔呂蒙伏兵白衣搖櫓以取關羽，李愬雪夜入蔡州以擒吳元濟

此善攻也。郤永之攻大同也。奇策不聞。即其行兵。反以困彼人之志。俾併力致死以抗我師。如殺南關居民一節。尤其首害事者。昔樂毅旬月之間。下齊七十二城。三年不能得志於守死之即墨。況劉郤能得志于大同乎。此劉源清郤永之誤 陛下也。劉郤已矣。使代之者當軍帥新更之始。正城中久困。衆心易慮之時。若能如裴度之誓不與賊俱生。再需旬月。相機制勝。豈不可收桑榆之功。乃不運一籌。以因人成事。僉謀未定。遽撤我兵。使九仞之功。虧于一簣。 朝廷

討賊。大義不明于天下。姑息之政已成。遂啟今日之禍。此張瓚之誤 陛下也。 陛下不悟三臣之誤。謂叛卒果不可克。今日遼東之變。又從而再誤焉。 國威大損。後患將成。此臣所以憤憤不能自已。而有言也。今遣大臣往彼查勘。臣觀叛卒之意。欲 朝廷不問。直赦其罪耳。必欲推究事由。坐以笞扑薄罰。彼猶不受。況重于此者乎。臣度今日事勢。決在于用兵。舍用兵而苟且彌縫以求息事。臣見彼如驕子。愈養愈驕。將無所不至。四方效尤。乘間而動。將來愈難收拾。

其機皆在于今之一舉。誠不可不慎也。然向方不得志于大同。今又欲快心于遼東。大同失事之臣尚在。又欲得人以爲用。此不惟　陛下疑之。雖舉朝臣工亦疑之。非惟舉朝臣工疑之。雖臣亦疑之也。然臣有以解　陛下之疑者。請言之。夫大同之不克。明爲三臣之所誤耳。使有如呂蒙李愬其人。豈至于是。因匪人之誤事。遂疑叛卒之難克。此不察之過。亦未有以啓　陛下者。臣聞宣府延綏大同之兵。尚可徵調。其間將佐尚有可用者。如不可調。焉用養彼爲哉。且堂

堂天下。豈患無兵。然則古人以一旅而復國者何也
自古雖極削弱之國。若能自立。猶可以得志。如漢蜀
之于曹魏。東晉之于苻秦可見也。況 國家全盛之
力。而當區區仰給于我之叛卒。有何難乎。要惟在于
得人耳。臣又聞遼東事體。與大同異。大同北臨强虜。
為我捍蔽。大同受攻。或誘强虜以自解。遼東塞外之
討叛之策亦須兼論事勢
夷。如朶顏諸衞。皆我臣屬。必不黨彼讐我。又地形隔
絕。必不能越遼東數千里而為我患。此其大異也。又
遼東二十五衞所。不輸斗粮尺帛於我。而歲費 朝

廷八十萬且其塞外之夷歲仰器用賞賜于我吾絕遼東不與通東夷失利必怨望而爲彼患彼不能一日安其勢終必服屬于我此其異也夫遼東事體旣異大同今日事勢又不容已此臣所以斷今日之計决于用兵也至于用兵之事其間軍馬錢粮指揮調度節目固多然其要在　人主剛斷于上以耐心行之愼擇制帥而委權于彼吾不遙制則綱舉而目自張矣凡此蔡功惟斷乃成言能斷也高宗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言能耐也丈人吉无咎長子帥師言

擇將也。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言委權也。率是行之。而事有不濟者。臣未之覩也。

欽州復屯田疏　欽州屯田

照得本州官民粮米。原額二千九百二十八石六斗零。除無徵停徵。實在只有二千四百九十九石。每年除解京解司。發常平永豐倉以給本州官吏師生。及千戶所官軍俸粮。只得二千八十石。僅敷半年之食。尚欠粮一千八百石。例撥在外州縣以足之。當其遠處。尚必踰年然後至。官軍欠粮。每四月以爲常。臣始

入州境陸行三日始抵州城見平原曠野一望渼高可種黍下可種稻皆為荒陂成田者十僅一二所種之田只水稻一種黍稷麻麥俱無其地又半沒荒草禾稻十不七八詢之耕民皆不糞不耘撒種于地仰成于天然猶畝收三四石蓋其地極膏腴也數歲力薄則易其處又數歲而復之故藪田常少荒田常多要皆土廣人稀之故也臣即差官各處踏勘闢荒田土附近城郭去處則自為勘量已得田一百頃但本州僻處一方生意微薄少有流民其土居無粮人

戶、又怕差役、并于佃耕人田、不肯承種官田、以此無可招種、照得本州洪武年間、設立屯田六十二頃、坐落城東廂新立鄉靈山縣下東鄉等處、撥欽州千戶所百戶二員、領軍出種、宣德年間、始罷田歸有司。給民耕種、辦納粮差。今查前項屯田。民間耕者固有。廢爲荒地者尚多。況各處拋荒田土無數。又不必原田之拘也。但承種之人、當議處耳、臣按　本朝屯田之法、今已廢壞、軍士逃亡過半。耕種之人。多非本軍。皆民承佃、臣欲因今之法。參用之古。將勘過荒閒田地。

及原廢未墾屯田。招人耕種。不拘軍餘客居。及無粮人戶。但願承田者悉與之。人給田三十畝依欽州下則官田則例。畝科米一斗七升。一人該米五石一斗。仍撥田十畝與爲宅舍。不科其稅。十人爲一甲。甲有頭。五甲爲一屯。屯有總。一屯種田一十五頃。共田二十頃。該米二百五十五石。一屯設屯老一名。專理其事。給田四十畝。用酬其勞。不任其稅。五屯之田。計一百頃八十畝。督責耕種。徵收稅粮。則屯老責之屯總。屯總責之甲頭。甲頭責之屯丁。以本州判官掌之。而

總督于知州無牛種者給與牛種。今查荒田一百頃八十畝可作五屯歲可得粮一千二百七十五石只招得軍餘朱鏞馮寧等六十人客居及無粮人戶廖達章料記等六十人尚欠八十人方足四屯之田查得本州額設民快一百八十名除守庫守監守城追捕巡捕一百名可撥八十名于附近新立二鄉屯種以足四屯之數令春夏在屯耕種秋成之後赴州操練尚用一屯欠人耕種臣查得欽州千戶所歲撥軍一百名分上下班出海巡哨常在孟涌海口駐劄下

班之軍。月辦銀三錢。以備該所公用。臣欲於附近孟涌茶山木隆等處。撥田二十頃。令二軍朋種田一分。隨班上下。更迭耕作。軍一百名。可種田五十分。以足一屯。督耕徵粮。俱如民屯之法。主之備倭官。本州亦得督責之。一軍月減米五斗。軍一百名。月減米五十石。歲減米六百石。屯粮減米。二者通計。一年可得粮一千八百七十五石。如此則不待取撥于外。官軍之食可足矣。以軍餘客居無粮人戶屯田。即東晉觧流民屯田于江西。後魏籍州郡人戶十之一。屯田之遺

意也。以民快屯田。即唐府兵無事則耕。有事則戰之遺意也。以哨軍屯田。即漢人屯田燉煌之中。且耕且戰之遺意也。愚臣之法。似若可行。然此法也。軍餘客

條列利害深見人情不似一槩驅民者

戶則利。軍官糧戶則不利。民快則利。官軍則不利。何也。各處軍田數多。軍餘客戶欲種而不得。一與之田。人皆樂受。故利。官軍弗得餘丁差使。糧戶弗得多占荒田。更易耕種。故不利。民快若干雜差。種田可以自逸。而租易輸。故利。哨軍習于安佚。今使耕田。而又減糧。故不利。知其利害不為所搖則法行矣。

陳愚見贊廟謨以討安南疏　討安南

臣按安南久闕職貢　陛下赫然斯怒廷臣遂議征伐此誠　帝王統馭華夷之大畧也臣待罪欽州接壤安南彼中事情畧知一二不敢不言以負　陛下也請一一陳之臣自到州以來再三體勘安南自正德十年黎賙通貢遂爲其臣陳暠所殺其臣莫登庸攻殺陳暠暠之子昇奔據諒山登庸立賙之兄子譓爲主登庸謀簒位黎譓奔據廣南登庸以其幼子冒姓黎氏權國事已而自取之安南至是國分爲三而

莫氏特大黎氏播越南海阻于登庸欲貢而不得登庸擴人之國身負篡逆欲貢而不敢陳氏竊據偏方勢力單弱欲貢而不能安南久不入貢職此故也登庸篡據二氏分爭國人未服正欲求貢乞封以定其位而莫爲之主嘉靖五年嘗以千金求通貢于本州判官唐清事發問罪監故按察司獄臣前過廣西聞莫登庸求通貢于兩廣軍門稱黎氏已亡國人推已見在左江道查勘未報則今之遣使正其所欲討必仍飾前辭以相欺勑使至彼所按所問皆其臣下誰

敢以實告使者無由察因之而回奏朝廷無由察因之而與封是萬里遣使祇成其簒據之謀不可之大者也臣見諸臣會議要見見今簒主奪國罪人姓名選將整兵待報而發臣仰見　陛下明並日月威震雷霆不肯少假借于叛賊也今勑使往勘果登庸投獵如臣所料豈不誤大事此臣所以不能已而有言者也臣見兵部會議遣將命師整兵積粮俱已處分無容别議事情未盡者臣請陳之夫事無微而可畧敵無小而可忽今于安南若只責其入貢此可不煩

此二言已定後來征南之局

兵而定。必欲正其叛逆之罪。則登庸雖小。未可忽也。何也。彼自篡逆以來。非難于陳氏。南怨于殘黎。身經百戰。其歷患也多。其用智也熟。非少年未經事者比。其不可忽一也。二十年間。我雖未嘗覬覦于彼。彼之隄防于我者無所不至。觀其篡立未幾。即禪位於子福海。自居都齋。都齋者莫氏故居。去其國七程。去欽州五程。登庸居此。蓋備我耳。（非但備我亦欲以其近我而通於中國耳）觀其所居宿兵萬人。又欄海樹木。以止舟師。其意可見也。聞永樂中征進。用兵八十萬。謀臣猛將。皆靖難百戰之餘。以太山壓卵

之勢臨之。雖所向無敵。然猶大小數十戰。今之兵力孰如往昔。大將副參遊擊而下。如新城侯張輔。西平侯沐晟。豐城侯李彬者有幾。未可忽者二也。古之用兵安南者不患其難勝。惟患其難久。蓋其山川隔遠。風氣殊別。瘴癘時興。非人至彼。不習水土。遂不能久而引去。如宋人之討李乾德。元人之討陳日烜。皆以是也。今兵馬錢粮。皆爲二年之計。若將帥盡用北人。恐水土不習。不能久駐。雖有二年之食。將無所用。未免徒勞而無功。此當慮也。又貴州四川道途隔遠。

江西雖近人不習戰安南所憚惟湖廣鈎刀手廣西狼兵福建白船廣東黑船四處土兵爾方今良將臣不能盡知如遼東總兵馬永廣西叅將沈希儀浙江都指揮湯慶亦一時之傑也古之名將或起于屠釣或拔于卒伍今專任世將民間雖有孫吳韓岳之才亦無由進設法收之亦足備今日之用夫兵務精不務多若湖廣廣東廣西福建四省之兵各選精銳二萬人亦可以當八十萬之強兵若大將副叅遊擊橫海而下多方搜訪不拘一途得如馬永沈希儀湯慶

者數十人。亦可以方靖難之諸將。聞永樂中。入安南之路有三。一自雲南。一自廣西。今使雲南之兵。自蒙自縣入以攻其右。廣西之兵。自憑祥州入以攻其背。湖廣之兵。自七源州入以攻其右。福建之兵由海道抵僞都以取福海。廣東之兵。由海道抵都齋以取登庸。使四面受敵。父子形隔。可不戰而下也。登庸既下。黎譓陳昇。可傳檄而定矣。大將副叅遊擊横海而下。皆須習南方水土者。方可久駐。四川江西。只令出錢粮以給軍餉。貴州則錢粮亦可免之。用兵之策。如臣

所陳亦畧盡矣征伐之議尚有二三其說者臣請陳之有謂安南外夷不可治以中國之治不宜征伐舉洪武宣德間處安南事以爲證此一說也有謂登庸之業已成可因而與之舉洪武中處朝鮮李成桂之事以爲證此一說也有謂登庸篡逆義不可與討之則疲敝中國宜聲其罪而絶之使四夷聞之皆知叛逆不軌者在所必絶此一說也有謂壯虜猖獗寇在門庭安南篡逆遠在荒服先破吉囊然後詔諭安南可傳檄而定安南之伐宜且緩之此一說也有謂宜

興兵致討黎莫登庸之罪而誅之召還黎譓以主其國定其位而去之此一說也愚臣之見皆異于是按安南與南海珠崖同入職方漢晉隋唐皆爲郡縣欽州乃其屬郡地志可攷姜公輔生于愛州與曲江張九齡相望而起爲唐名相則其風聲文物固不異于中國也至趙宋始失之我 太宗皇帝始復故物至宣廟復失之乃中國之陷于夷狄非夷狄也 祖訓所以不征者蓋陳日煃首先歸順當時未有其幾非夷之也臣考黎利之勢不大于徼側漢光武弃西域

引論切于事理

而不棄交趾。其不以夷狄視之可見也。二楊棄交之
議。本昔漢棄珠厓爲辭。然珠厓卒爲郡縣。今名臣碩
輔相繼而出。則其說之無據可見也。是不伐之說非
也。登庸篡逆之賊。若因其業已成而與之。如國法何。
且黎氏尚在。臣訪其所居。雖僅四府。然地廣而兵強
國富而民輔。尚足以拒莫。今與登庸。則置黎于何地。
萬一黎譓效陳添平故事。詣　闕請封。將何以待之。
洪武中處李成桂。蓋　本朝受命之初。朝鮮獨後至。
又其背王氏已絶。非若今黎氏尚在。故姑與之。其事

不同難以例論且堂堂天朝豈利土物萬里遣使不能正其罪而反成其奸非所以重中國服四夷而示後世也是與之之說非也既爲藩臣而受其職貢則其國治亂亦當理之今也逆臣簒據邦國分崩既遣使臨問而得其情乃絕之而不理非所以伸王法尊中國而威四夷也夫所謂疲敝中國者謂其地絕遠得之不足以富國若鄯善車師之于漢光武絕之是也安南接壤兩廣雞犬相聞其地土沃而民富象犀翡翠香藥之利被于上國得其地正足以富國猶勝

于今之貴州廣西。非敝中國以事遠夷也。是絕之之說非也。吉囊安南。譬之人身。安南一指之屈。吉囊瘡疥之患也。瘡疥之患。時時可治。屈指之患。惟一過容能伸之。只在一時。必專伸指而兼疥。決不先疥而後指。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是緩之之說非也。安南之初請封者以陳氏。國朝之所封者亦陳氏。黎利中藏狡詐。冒有封國。則安南非黎氏有也。當時未見討。因而與之。其事未明。其罪未正。所恨無其機耳。今其强臣敖尤。黎氏失國。天道好還。事有其機。乃欲取國

征南之舉正謂其國內亂可以因勢定之。若緩之。則彼因已安。難動搖。

以還黎氏豈但逆天實自失機會也是定黎之說亦非也以臣觀之今之安南當討者三當取者二可取者四中國禮法之宗四夷所視以爲表則也登庸篡逆禮法之所不容當討一也四夷視此以爲輕重當討二也國朝初棄交趾之背安南因而侵本州如昔贍浪四峒之地置新安州聞其民衣冠言語常有反本之思彼國執迷怙終未有悔過之念宜乘此時聲其罪責之使之改正當討三也安南本中國故地自分國以來驅我衣冠之民斷髮跣足而爲夷狄之俗

管仲之所必匡。春秋之所謹。當取一也。黎氏得之不義。登庸襲其故智。二者俱不當得。當取二也。彼自分國以來。年歷六百。人更五姓。國祚雖易。疆土不分。而今乃分裂。天意似可推而知也。可取一也。附登庸勢雖已成。其大臣猶多未附。皆與婚姻以結其意。今三姓分爭。人心疑惑。皆順歸 本朝。登庸亦朝夕凜凜。思王師之日至。散千金以收國人。似有望風送款之意。可取二也。安南旣分。勢難復合。三者相持。決不相讓。彼此俱失。必自甘心。是天道有好還之會。交趾有

混一之機。可取三也。五六年間。逃民覘覦而動。如趙盤韋緣廣若四五起。屢請與兵。官府莫之聽。雖歲殺數十人猶不能止。若得　明旨指揮數萬精兵。旦夕可集。人心如此。天意可知。可取四也。夫其當討者如此。當取者如此。可取者又如此。是誠千載一時也。臣聞佳會難逢。良旹不再。鷸蚌相持。漁人之利。今之安南。所謂鷸蚌之勢。中國之利。天與我以時也。願陛下與廷臣討議。務求至一之論。不惑二三之說。兼采微臣之策。勿專已成之議。詳審使者之奏。勿爲登庸所

欺則天時可乘大功可奏一方之民可免于被髮左衽　陛下之盛德大業光　祖宗而垂後世矣

走報夷情請急處兵以討安南疏　討安南

安南不庭往者　朝廷差官往勘命將討罪臣已將彼中事情征討事宜具奏去後茲復有所聞臣不容默請一一為　陛下陳之臣節據時羅都生員黃洪謀者黃禮等報一安南嘉靖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海嘯水沒王城崩城墻一面人民死者二萬有餘牛羊無數此天將亡安南之兆也一莫登庸嘉靖十六

年六月間　朝廷欲討罪立其子莫福海之子莫福源爲僞太孫欲以今春嗣位莫福海出守于外赦民間徭役三年此知人心不附父祖子孫分守境土以自固又因之以收人心也一莫登庸聞　朝廷欲討罪于其國永安萬寧等州縣選民年二十至四十者各五十人赴國都教練此欲爲防禦之計也臣考永樂中交趾布政司州縣一百二十九每州縣選五十不過七千人耳一莫登庸嘉靖十六年十月差人由海上至廉州府合浦縣地方被哨海官兵獲得一名

杜文莊供稱莫登庸差來察探事情此欲觀我之動靜也一莫登庸嘉靖十六年六月聞　朝廷欲討罪隨于八月領兵三萬攻黎寧戰敗死者一萬殺死大臣四人此莫登庸詐稱黎氏已絕嘗以是求封一聞
朝廷查貢討罪急欲滅黎氏以飾詐不知反自禍也
一嘉靖十六年臣撥守上扶隆營旗軍武漢等獲送歸正人黃伯銀到州其來歸本末具在別奏臣因審莫登庸兵馬强弱供稱安南法每州縣歲取年二十上下者二十人分撥各處防守因連年與黎家相攻

嘉靖十五年死者六百人十六年死者一萬人丁壯不足故選及年四十者五十人以此觀之莫登庸虛實具可見也臣按安南僻處一方考其土地人民猶不能當吾廣東一省接壤吾境又非若朝鮮有崇山大海之限隔漢晉隋唐皆為郡縣因五季之亂而失之宋人所以不能復者蓋其創業之初武業已不競燕雲近在門庭尚不能復況能遠及交趾乎 本朝所以既得而復失者蓋平定之後遽掣三師之兵不若雲南之留重鎮又各處防守官軍苟簡廢弛加之

賊殘黨未盡除。新附之人心。未固而易動。當時鎮守刑部尚書黃福。知有後患。已預言之。觀交游集所載可見曾珠崖新附漢光武初造。猶不能保其無變。況安南乎。以此觀之。乃人謀之不臧。非交趾終不可守也。今其賊臣割據。土宇分崩。日動干戈。鷸蚌相持。生民糜爛而無主。地道不寧而告變。如黃金廣等。往以勅書招之。而不至。今其孫不招而自來。海嘯崩城殺人。又亘古所無者。天意人心可知也。且以數郡之民父子祖孫分據而三君。供億頻繁。而戰鬪不已。其勢豈能久存。今傾一國

之兵。以戰破敗之殘黎。不能勝一而屢敗。至覆大師與大將。則登庸人心不與。兵力不振。覆亡之勢。已見于此矣。臣細審黃伯銀若王師入境。皆傒后稽首之民。其間必有倒戈俘賊以獻者。莫登庸既不競。陳昇開已亡。黎氏似亦當替。以臣觀之。安南一塊之土。終無獨立之理。其勢必折而入中國。是誠天道好還。夷運將終。交趾復合之時。 皇天眷祐我明。將全我以全甌之業也。可謂萬世一時者矣。或者以今財力方屈為疑。臣竊計安南之兵。不過二十萬。二年之食。所費銀

不過一百六十萬兩糧四百萬石豈以天下之大不能辦此如臣所慮又有不全取之官與民而可以足兵食者況既得安南所入又豈止于此哉若以用兵言之自古用兵安南者無有不勝惟巧于逃遁以延我師北人至彼不習水土往往不能久而引去此安南之長技所以待我者此也如漢馬援征交趾女子徵側逃入金谿究中二年然後得元討陳日烜屢逃海港三年不能得本朝永樂中討黎季犛陳季擴輒逃海島三年然後得往事可驗也今莫登庸造舟都

齎寔匯日烜犛擴故智、臣節來　聖旨、安南叛亂、已有旨征討、占城國乃其鄰壤、宜勅其國王整兵把截、勿令犇逸、　聖神料敵、遠中機宜、真明見萬里之外者矣、臣愚竊謂防之于鄰境、尤當防之于門庭、防之門庭、則海上之兵為最急、海上之兵、則福建漳泉為上、廣東東莞南頭次之、然湖廣廣西雲南土兵、俱有頭目總領、福建廣東之兵、俱散在民間、素無頭目總領。若領于州縣之官、則舟楫風濤、非其所習、又技不相知。情不相得、彼固不肯為此用。此亦不能用之、臣

愚謂可就其中擇有智勇爲衆所推服者假以土指揮千戶之名使統領其衆各自爲戰如能屢立奇功就使即眞與武職一體陞賞無功可錄者事罷照舊爲民如此則人必致死以立奇功其下亦必致死以爲之用或謂名器不可輕與人非也昔漢高祖時陳豨反令周昌選趙壯士可將者白見四人高帝嫚罵曰豎子能將乎四人慙伏地各封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封此何功高帝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惟獨邯鄲

中兵耳吾何愛四千尺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今安南之地尺寸非吾有而海上之兵未有將者又何愛土指揮千百戶之虛名不駕馭英傑濟吾事乎然此一節也又以大體言之向者大號渙頒聲罪致討命將出師大將副叅游擊總餉紀功等官俱已差點續奉　明旨暫且停止令雲南兩廣撫鎮官隨宜撫勦臣愚謂往者此間兵根未備若王師卒至輕進不可王師久頓非兵之利也　明旨緩師可謂得勝算矣然欲倚此成功臣恐未必能何也當此事未舉之

先形迹未露令兩廣雲南撫鎭圖之沉機密謀定而速發使彼不暇爲謀則可以得志今形迹已露聲息已聞于外夷我兵未集彼備已深忽焉中變彼謂朝廷不急于此必有相易之心彼民未知 朝廷意向必不敢輕去逆賊歸屬于我此一慮也又兩撫之兵事權不一彼此或不相應恐誤大事如宋討黎桓侯仁寶率兵先進孫全興等乃頓兵不進宋與金師宣撫令進兵樞府一面令退軍此事權不一之驗也

臣按今西北二邊撫鎭俱有大臣一員爲總制今安

南之事又非西非二邊常肯冠掠之虜比也宜照二邊事例置總制大臣一員庶事權歸一大事不誤大功可成又兩撫之兵大將出于膏粱之餘恐未必能任大事將佐則副叅都司指揮千百戶之輩耳此何足以懾服遠夷故臣愚謂宜遵照前旨大將命于朝必擇素有聞望爲衆所推服者副參遊擊而下令兩廣雲南撫鎮擇所屬武職素有才望如沈希儀者充之福建廣東海上之兵宜添置横海將軍各一員以海上備倭指揮素有才望如湯慶者充之行兵以食

爲先總餉大臣自不可少紀功科道所以覈功實驗勇怯鼓人心作士氣尤爲緊要臣前奏欲五道進兵今計實三路耳蓋改七源州之兵從欽州進海上二支之兵與欽州爲一路臣效漢史馬援征交趾軍至合浦詔令𠕇領樓船將軍段志之兵以進蓋水陸並進也三路進兵宜各遣紀功官二員臣復有獻焉行兵所至納降爲先安南人心既屬在本朝可因而導之宜明立賞格其國羣臣百姓有能執莫登庸父子以獻者封以侯伯以府降者授以指揮以州降者授

以千戶以縣降者授以百戶若莫賊繫頸自歸亦待以不死仍量與官職則人心嚮應賊膽自寒兵不血刃而大功可成矣

條上征南方略疏　征安南

臣按安南莫方瀛上表乞降　陛下不即聽信復命大臣前往查勘臣已將納降事宜具本上奏萬一納降不成其勢必至于用兵其用兵方略臣請陳之願　陛下采擇焉夫方瀛之父登庸起自蛋戶習于舟楫家住都齋其地濱海爛泥十餘里舟楫不得泊

西北至龍編王城。七程而阻七水，車馬不能進。逆庸恃以為固，中樹木為城，偽封其黨七人為公，環之于外，號七公府。於海上新興社建立兵府，有衆約二萬，專習水戰，又于塗山置州，枝封縣，置兵，俱為藩蔽。逆庸嘗與其黨計，王城可慮，都齋不必慮。若 天兵南下，王城不支，則舉國以奔都齋，都齋不支，則舉國以奔海上，則都齋者，莫氏所倚以為命，謂金城湯池之固，吾莫如之何者也。臣愚，則謂善征者攻其所恃，則其餘不攻而自破。昔唐百濟故將福信據周留城以

叛劉仁愿不能支高宗命劉仁軌將兵擊之諸將以加麻城水陸之衝欲先克之仁軌謂周留虜之巢穴若克周留諸城自下于是水陸並進遂拔周留用此觀其所言行兵次第亦有机略道也臣愚欲以東莞瓊海之兵助占城使出兵擊其南截其奔路以福建之兵由海道出枝封使湖廣之兵出欽州與之合以攻都齋覆其巢穴以廣西之兵出憑祥使雲南之兵出蒙自與之合以攻龍編拔其根本龍編受攻莫方瀛必辭都齋並兵南驅南兵並截東兵內擊大兵四合莫氏父子可一鼓而擒也然

五路之兵。必齊心協力。彼此相應。然後足以有濟。伏
願　陛下特以是戒敕諸臣。俾無携貳。前歲安南事
動。莫登庸使其子莫方瀛領兵備蒙自。使其孫莫福
源領兵備憑祥。而自至萬寧備欽州。蓋逆庸知人心
內離。不敢倚托。以父祖子孫自爲備。而登庸獨備欽
州。蓋所慮在欽也。以是觀之。則其勢亦甚孤。故臣欲
以五路合攻。先破都齋。奪其所恃者此也。若夫用兵
之要。用人爲先。選兵次之。理財又次之。何謂用人爲
先。夫欲建非常之功。必得非常之人。而用非常之人。

非可以常格拘也。昔漢高祖以蕭何之薦。知韓信之賢。拔之卒伍之中。授以上將之位。遂定三秦。摧强項以成漢業。唐劉仁軌坐罪白衣從軍。及討百濟。以爲帶方州刺史。遂拔周留。走王豐。定百濟。此皆不以常格而用之也。邇者安南事動。臣見吏兵二部推用將佐協贊等官。只于常資內推選。類皆白面書生。聞談兵而膽寒色變。惟恐其事之成。此安可與共事哉。夫

此等人盡多有之非其才之不足乃阻法循隔故也

才兼文武。自古所難。臣見多有吏事號稱精絶臨寇閉門束手無策者。求將才于常格中。胡可得哉。人有

利于前而鈍于後者非其賢否頓異志有壯老焉耳昔田單起于步卒旬月之間以莒墨二邑復齊七十二城後以齊國之衆攻狄三年不下魯仲連謂其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騁于澠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故弗克臣愚謂今之勳臣亦田單之流耳其難用固也若不拘常格軍民職官民間豪傑有智勇如韓信劉仁軌者用以爲大將副叅遊擊等職福建廣東海兵頭目如臣前奏假以指揮千百戶職銜彼受非常之遇當必有奮發以立功名

者何患大功不成哉故曰用人為先者此也何謂選兵次之夫兵務精不務多兵若精選一可當百兵不選精百不當一六韜曰有冒刃之士有陷陳之士有勇銳之士有勇力之士有死鬬之士有寇兵之士有死憤之士有必死之士有幸用之士有待命之士此選兵之法也昔晉馬隆討樹機能願募勇三千無問所從來武帝許之隆募能引弓四百鈞挽弩九石者取之立標簡試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以行遂斬樹機能平涼州此能選兵也今安南之兵如馬隆

之精選。亦不用十萬。按漢馬援征交趾。不過十萬。馬援古名將。固不易及。然宋仁寶特以邕州一路之兵。黎桓已不能當。元討陳日烜。兵不過七萬餘。日烜東奔西竄。逃生無所。今日之兵。何用多為。我　成祖皇帝用兵八十萬。當時特以百戰之威。泰山之勢。壓之耳。其實不堪用　陛下若簡可用之臣。賜以手敕

此爲漢于兵畧

如晉用馬隆。令于閩廣募兵。無問所從來。必有引弓挽弩。如三千五百人者。為吾用。何患大功不成哉。故曰選兵次之者此也。何謂理財又次之。今安南之兵。

議者謂三年之計須銀四百萬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于國因糧于敵誠能揀選精兵如馬隆則不戰而成功固不須四百萬使果用數百萬豈以 國家之大不能辦此哉臣前奏欲追各州縣壯快機兵月錢以備募兵借衛所無用旗軍月糧與借租以備行糧鬻廢寺田以造戰船已經議行兩廣軍門酌用若能推廣用之亦不多需府庫之財
朝廷只捐淮浙兩年鹽利而其事可集矣故曰理財又次之者此也今議者多謂安南得之易守之難臣

惟不得安南耳。若得安南。于龍編置撫鎮官各一員。俾居中以制四方。使兩廣撫鎮兼制憑祥諒山一路。使雲南撫鎮兼制蒙自光明一路。又于欽州置撫鎮如兩廣兼制海東海陽一路。俱與龍編撫鎮相應。雖鎮中開。三方犄峙。如虎豹之在山。交夷如澤中之羊。隨發即撲。固無能為。而亦不敢為矣。何患不可守哉。攻守之策。愚臣所陳大略見矣。參以臣前後所陳。當有可以備 陛下采用者。 陛下幸留神垂覽。